

百宋樓藏書志

23
1加2
796
12



門 12
號 796
卷 12



前宋樓藏書志卷三十九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儒家類一

纂圖互註荀子二十卷 元刊本

唐大理評事楊倞註

楊倞序 元和十三年

孔叢子三卷 明刊本

漢孔鮒撰

李濂序

新書十卷 明正德刊本

漢長沙太傅賈誼撰

長沙故楚地前代人物不乏有而顯然各載史氏者獨屈原以忠憤賈誼以遷徙見之文詞磊落相望今離騷經潭已板行而誼書獨無傳焉誠墜典也提學漕使給事程公先生暫攝潭事乃取櫝中所藏誼新書十篇俾刻之學宮价既承命竊攷誼所著過秦論所陳治安策雖繁簡與是書不同要皆椎輪於斯也蓋誼自長沙召對宣室文帝嘉之已乃數上疏奏論政事危言

讜議卓詭切至若衆建諸侯益廣梁地養大臣有節崇廉耻之風後皆遵至有效一一如誼所言則誼之謀謨論建誠有大過人者劉向謂爲通達國體伊管未能過其亦美矣然討其源流率多新書所草定是新書之作乃傅長沙時所爲也然則長沙以是書行其不宜乎蓋非特足以脩墜典之闕抑亦有補于世可見先生之意云顧遐方無他善本可參校字多訛舛姑存之以俟是正淳熙辛丑日南至門生從事郎充潭州州學教授南昌胡价謹題

黃寶序

正德九年

楊節跋

正德乙亥

案黃寶序稱陸公得舊版補刊或者疑舊版卽陳給事淳熙中所刊但書中宋諱皆不缺筆必非宋版可知觀其字體當是元末明初本耳吉府重刊本行欵悉同惟冊首蓋吉府圖書朱文方印後楊節跋查陸氏修于正德九年吉府本據楊跋重刊于正德十年相距甚近疑陸宗相所修之版後歸吉府改頭換面掩爲重刻耳明人往往有此不足怪也陸本皆明朗吉府本則

卷六多糝糊處第三葉十一十二十三行陸本有空白處吉本則否挖補痕跡顯然尤爲陸本卽吉本之明証

新雕賈誼新書十卷

吳元恭校宋本

梁太傅賈誼撰

案日後有建甯府陳八郎書鋪印二行

壬辰十一月吳元恭校于太素館

新序十卷

明覆宋本

漢劉向撰

曾鞏序

劉向說苑二十卷 元刊本

漢劉向撰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讐其事類衆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爲百家後人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臣向昧死

曾鞏序

纂圖互註楊子法言十卷 元刊本

漢楊雄撰 晉李軌唐柳宗元註聖宋宋咸吳祕

司馬光重添註

進表曰臣咸言臣聞魯堂諸子皆宗聖以宣猷漢室羣儒多註書而顯氏矧適會昌之旦敢忘釋詁之勤 塵典學之明庶補傳疑之闕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竊以前聖既沒微言卽淪並行者非先生之流橫議者皆處士之輩儒綱盡弛民極都勞惟鄒國孟軻蘭陵荀況下及劉世復生楊雄咸能著書更相樹道闢王基於絕

代振天爵於羣倫若趙岐之釋孟篇如楊倞之箋荀旨大決宦奧靡畱洞疑惟彼法言準夫論語文高而絕義祕而淵雖李郁亭解之於前柳宗元裁之於後然多疏略猶或誤遺凡坦然易別之條則五行俱下而詮釋泊卓爾難明之意則一辭不措而缺亡遂使十三篇之旨趣未融數百年之駕說猶昧唐陸德明云註既釋經經由註顯若讀註不曉則經義難明誠此之謂也臣爰自效官未嘗廢學因念子雲之業蓋紹仲尼之綱此緣從政之餘輒恣討論之究增加剖

理庶所詳明然聖人之門誠難言而是戒况愚夫之慮或有得而可收恭惟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道冠先天業恢長世若唐虞之稽古監商周而右文雖祕藏之多俾加於采正在小說之異罔勿於棄遺臣是敢前冒邦刑仰干天聽終篇稱善儻垂衡之觀以文化成願廣鴻都之教臣所重廣註楊子法言一十卷謹繕寫成三策隨表昧死詣東上閤門投進以聞臣曠犯宸嚴無任鳴蹕屏營激切之至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景祐四年十

月十六日給事郎守祕書著作佐郎宋咸表
韓文公稱荀子以爲在軻雄之間又曰孟子醇
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三子皆大賢祖
六藝而師孔子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揚子好
易古今之人其所宗仰如光之愚固不敢議其
等差然揚子之生最後監於二子而折衷於聖
人潛心以求道之極致至于白首然後著書故
其所得爲多後之立言者莫能加也雖未能無
小疵然其所潛最深矣恐文公所云亦未可以
爲定論也孟子之文直而顯荀子之文富而麗

揚子之文簡而奧唯其簡而奧也故難知學者
多以爲諸子而忽之晉祠部郎中李軌始爲之
註唐柳州刺史柳宗元頗補其缺景祐四年詔
國子監校揚子法言嘉祐二年七月始校畢上
之又詔直祕閣呂夏卿校定治平元年上又詔
內外制看詳二年上之然後命國子監鏤版印
行故著作佐郎宋咸司封員外郎吳祕皆嘗註
法言光少好此書研精竭慮歷年已多今老矣
計智識所及無以復進竊不自揆輒采諸家所
長附以己意名曰集註凡觀書者當先正其文

辨其音 後可以求其義故相宋公庠家有李
祠部註本及音義最為精詳音義多引天復本
未知天復何謂也諸公校法言者皆據以為正
宋著作吳司封 據李本而其文多異同音義
皆非之以為俗本 獨以國子監所行者李
本宋著作吳司封本各以其姓別之或參以漢
書從其通者以為定本先審其音乃解其義然
此特愚心所安未必皆是冀來者擇焉元豐四
年十一月己丑涑水司馬光序
大儀之體渾淪無窮者非夫周服諸家之論

則度舍之紀茲或罔焉欲明緯象不可得也羣
經之文支離寡要者非夫孔傳眾氏之解則
章趣之會無乃隱焉欲辨綱常不可得也故先
儒於聖人之書所以疊疊而為已任者蓋此爾
惟西京博士毛萇傳詩頗號太略鄭康成大懼
夫泯之弗行思覺於後故增之箋言而三百廓
如也自鳳德云哀諸子繼作亞聖之譔獨揚孟
而已七篇有趙臺卿為之題頗詳真經有范叔
明為之解甚悉惟法言者蓋時有請問子雲用
聖人之法以應答之也凡有十三篇東晉李軌

雖為之註然愈略於毛公之為唐柳宗元刪定雖釋二三而不能盡補其亡誤故中有義易决者反疏之理尚祕者則虛焉缺文者弗能正譌字者乃無辯至於言不詰而事不屬議失旨而舉失類已付其手是使楊氏之意尚有所晦學子不能無允豫也故康成之志咸敢竊而取焉凡裨其缺糾其失五百餘條且署咸曰以別舊貫觀夫詩書小序並冠諸篇之前蓋所以見作者之意也法言每篇之序皆子雲親旨反列於卷末甚非聖賢之法今升之於章首取合經義

第次之由隨篇具析其有艱字音切來理盡譜于後仍條其舊以為十卷雖不能廣翼賢業庶亢中笥為詒謀之具云景祐三年二月日著作佐郎知尤溪縣事宋咸序

本宅今將監本四子纂圖互註附入重言重意精加校正茲無訛謬謄作大字刊行務令學者得以參考互相發明誠為益之大也建安缺

潛夫論十卷 明正德刊本

漢王符

徐幹中論二卷 明刊本

漢徐幹撰

自序

曾鞏序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清明日假朱丞本校于博古堂石邦哲識

中論二卷漢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北海徐幹偉長撰有序而無名氏幹鄴下七子之一人也建安之間疾辭人美麗之文不能敷散道教故著中論辭義典雅當世嘉之按唐志六卷今本二卷二十篇宋文理正山陰石邦哲

手校題識邦哲字熙明再世藏書至治二年得之錢塘仇遠氏明年夏五月己酉平原陸友友

仁父記

都穆序 弘治壬戌

徐幹中論二卷 舊抄本

漢徐幹撰

自序

曾鞏序

申鑑一卷 明萬曆刊本 何義門舊藏並校

漢荀悅著

荀悅書五卷觀其言蓋有志於經世者其自著
漢紀嘗載其略而范曄東漢書亦摘其篇首數
百言見之悅傳今漢紀會稽郡已版行而此書
則世罕見全本余家有之因刻賓江西漕臺但
簡編脫繆字畫差舛者不一不敢以意增損疑
則闕之以俟知者淳熙九年冬十月己亥錫山
尤表

李濂序 正德十三年

何氏手跋曰仲豫之文擬法言而為也其謂匹
夫匹婦處吠畝之間必禮樂存焉雖聖門亦必

取諸此贍識

文中子中說十卷 元刊本

隋王通撰 宋阮逸註 前有文中子纂事

阮逸序

中說十卷 明正德刊本 錢氏舊藏

隋王通撰 宋阮逸註

王福時序 正觀二十二年

阮逸序

帝範一卷 舊抄本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末樓藏書志 卷三十九

十

御製序

素履子三卷

明嘉靖刊本

唐將仕郎試大理評事張弧撰

帝學八卷

舊抄本

宋左朝散郎試給事中兼侍講充實錄修撰兼國史院修撰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 臣范祖禹上進

帝學一篇元祐中太史范公勸講金華披取帝王務學求師之要自宓義迄于我宋釐為八卷上之玉音嘉納緝熙光明於斯為盛其五世孫

擇能宰高安刊置縣齋未幾散逸戶曹王牒汝

泮一日訪得元本因俾錄木以補道院之闕庶

永其傳嘉定辛巳季夏望日青社齊曠書

建炎四年七月日朝散大夫試禮部尚書 臣謝

克家等劄子奏臣等伏見故翰林學士范祖禹

當元祐中終始實在經筵所著唐鑑既已進御

外有仁皇訓典及帝學二書有益治道可備睿

覽今祖禹之子前宗正少卿冲寓居衢州伏望

聖慈下本州給以筆札令冲勘讀投 可缺

節孝語錄一卷 明刊本

宋徐積撰

右節孝先生語一卷得之番陽洪公紫微手抄舊以東坡先生志林語冠于首因以呂氏童蒙訓語附其後葉之臨汝郡庠嘉禾已稔先生文集茲錄雖燕間咳唾餘一話一言足為後學警策如云治身以誠為本先生所得於安定胡公者蓋終其身而無愧至極論諸葛武侯之平生與汲直之素立又先生所忻慕而自處者用否雖異君子謂其志則同其因讀貨殖傳而悟為文之法若有異者攷其說以簡易渾成為主學

者毋以異求之乾道己丑季冬望日教授永嘉許及之書

河南程氏遺書二十五卷附錄一卷 明成化刊本

宋朱子編

朱子跋 乾道四年

重刊二程全書六十五卷 明弘治刊本 舊藏 璜川吳氏

宋朱子編

無名氏序 弘治戊午

陳宣跋 弘治戊午

漁樵問對一卷 宋刊本

宋張載撰

郡齋讀書志漁樵問對一卷張載撰設爲問答以論陰陽化育之端性命道德之奧云邵氏言其祖之書當考

晁氏儒言一卷

明嘉靖甲寅刊本

宋澶淵晁說之以道讓

慶元己未校官黃汝嘉刊

童蒙訓三卷

仿宋刊本

宋呂氏本中居仁撰

昉兒時侍鄉長老嘗從旁竊闕所謂呂氏童蒙

訓者其間格言至論粗可記者一二稍長務鑽厲舉子業而親舊几案上亦不復有此書矣世道之升降於此可占也客授金華太守其公先生語次及之且曰昔先公每以訓子姓某初在傳日誦習焉將求善本刻之學宮或太史祠中使流布于世昉因從與成之曰書出於呂氏刻於祠堂宜也會公有民曹之命迺出錢五萬以從初約呂兄巽伯喬年家所藏本最爲精密前此長沙郡龍溪學皆嘗錄本而譌舛特甚其公所誦習者未知何所從得也初舍人呂公以正

獻長孫逮事元祐遺老與諸名勝游淵源所漸者遠渡江轉徙流落之餘中原文獻與之俱南因卽疇昔所聞見者輯爲是編倉部旣手寫而藏之異伯又是正而刊之庶幾可以傳矣書之所載自立身行已讀書取友撫世疇物仕州縣立朝廷綱條本末皆有稽據大要欲學者反躬抑志循序務本切近篤實不累於虛驕不驚於高遠由成已以至成物豈特施之童蒙而已哉雖推之天下國家可也異伯屬記始末因輒附所聞於其後是亦正公之志焉爾公名壽雋字

眞長文定公之嫡長子云嘉定乙亥中秋日四
朋樓昉謹書

紹定己丑郡守眉山李稟得此本於詳刑使者
東萊呂公祖烈因鋟木于玉山堂以惠後學

上蔡先生語錄三卷 明刊本

宋曾恬胡文國錄論良佐語

疇曩讀上蔡先生語錄病其訛舛嘗徧求抄本校之雖粗正一二而不能盡得其舊者謹存之以俟乎其人中論堯夫易數甚精一節唯有近事當面可驗云云而以上廿四字諸本皆無知

百字精義書正 卷三十一
為抄錄之闕因取以續之而右復有衍紙約當錄百言而闕者則漫無所攷焉語之見於他書者雖多固不敢妄以補矣然先生之語得之師傳之真而發于體驗之餘皆後學法程而非世之徒為文辭者比其或稍有過高而後之論辯之者又皆以推立言之初意而謹夫毫釐之差之戒寔先生之忠臣也輒敢增入使讀者不惟易於知言而必求先生造詣之地不惟以先生為的而要其歸於聖賢之域焉則亦未必非先生之意而僭妄之罪固未敢自貸云崇陽王疇

謹識

汪正序 正德癸丑

許引鳳序 正德甲戌

龜山先生語錄四卷後錄二卷 元刊本

宋延平陳淵幾叟羅從彥仲素建安胡太原伯

逢所錄楊時語也

上缺乃得道學之君子科目可少乎哉先生嘗受學於明道先生及辭歸明道送出門語諸生曰吾道南矣其為明道所重如此先生平日著書甚多嘗以年譜求之見其自少至

老無一念不在於斯文如請追荆公王爵罷
配高夫子闢新經字說之非且欲毀劈三經
抑邪說衛正道厥功不在孟氏下晚年一出人
猶不免有責備之議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
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嗚呼此公言也老蔡以
權奸譏國末年乃因張柔直收召先生要是天
欲開洛學於東南故借柔直之口以發其機老
蔡非眞知先生者也使京聽柔直之言者天也
余子庭玉來長龜山余昨日偶來按年譜求先
生所著禮記列子解不可得家傳僅有語錄余

深以不得盡見先生所著之文爲恨又以先生
語錄一書歸然如魯靈光獨存爲喜蓋嘗肅容
莊誦如飢得食如渴得飲太息而言曰寶屈產
之乘不若寶此書寶垂棘之璧不若寶此書此
書在穹壤間如桑麻穀粟之有餘味與其私藏
於家不若公傳諸世次山教諭趙公嘉惠後學
心口相謀慨然以爲己任捐資繡梓式廣其傳
博雅君子用心如是其超出流俗萬萬矣時至
大第三春正月圓日古番前進士樂軒王龍蛻
序

直齋書錄解題曰龜山語錄五卷延平陳淵幾
叟羅從彥仲素建安胡太原伯逢所錄楊時中
立語及其子迥彙錄共四卷末卷為附錄墓誌
遺事順昌廖德明子晦所集也

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 宋刊元修本

宋導江黎靖德類編

黃幹池州刊本序 嘉定乙亥

李性傳饒州刊續錄序 嘉熙戊戌

蔡抗饒州刊後錄序 淳祐己酉

吳堅建安刊別錄序 咸清初元

黃士毅後序

黃士毅跋

魏了翁眉州刊本序 嘉定十三年

蔡抗徽州刊本序 淳祐壬子

王祕後錄序 淳祐壬子

朱子遺語之行於世也盛矣蓋本其舊者有三
而從以類者二靖德嘗受讀而病其難也昔朱
子嘗次程子之書矣著記錄者主名而稍第其
所聞歲月且以精擇審取戒后之學者李公道
傳之刊池錄也蓋用此法黃公幹既序之矣后

乃不滿意蓋亦思夫讀者之不得其方也二公之心其亦韓子所謂堯舜之利民也大而禹之慮民也深者乎是以黃公不自出其所錄其後李公性傳刊續錄于饒以備池錄之所未蔡公抗刊後錄又益富矣然饒錄最後三家李公嘗附致其疑而其四十二卷元題文說者以靖德考之疑包公楊所錄蓋公之子尙書恢嘗刻公所輯文說一編視此卷雖畧而饒後錄所刊包公錄中往往有此卷中語是知謂爲公所錄亡疑獨所載胡子知言一章謂書爲溺心志之大

辨者爲最疑忌後學使不知者謂爲先生語是當削去亡疑而李公不能察也語錄之難讀如此黃公之慮豈爲過哉語之從類黃子洪士毅始爲之史廉叔公說刻之蜀近歲徽州又刻之王公泌爲續類徽州又刻之昔張宣公類洙泗言仁祖程子意也而朱子以滋學者入耳出口之弊疑之魏公了翁援是爲學者慮當矣蔡公乃曰論語諸篇記亦以類則議者亦莫能破也然三錄二類凡五書者並行而錯出不相統壹蓋蜀類增多池錄三十餘家饒錄增多蜀類八

百家類纂書志 卷三十九
九家而蜀類續類又有池饒王錄所無者王公
謂蜀類作於池饒各爲錄之後者蓋失之而今
池錄中語尙多蜀類所未收則不可曉已豈池
錄嘗再增定邪抑子洪猶有遺邪子洪所定門
目頗精詳爲力厯矣廉叔刻之不復讐校故文
字甚差脫或至不可讀微本附以饒錄續類又
增前類所未入亦爲有功惜其雜亂重複讀者
尤以爲病而饒後錄新增數家王公或未之見
未及收也靖德忘其晚陋輒合五書而參校之
因子洪門目以續類附焉饒後錄入焉遺者收

之誤者正之考其同異而削其複者一千一百
五十餘條越數歲編成可繕寫顧文字浩博猶
不敢謂亡舛誤覽者幸哀其劬而正之其或一
二字可疑則元錄之訛無別本可訂定固不得
輒改也諸公序語列之篇端合而考之黃公謂
歷千載而如會一堂合衆聞而悉歸一已所以
志學者之幸李公謂語錄與諸書異者當以歲
月先後求之亦確論也獨論記者易差而謂李
端伯猶爾則不然蓋以至大至剛以直爲句者
乃伊川之說端伯不誤也讀書之難豈獨語錄

朱子嘗言論語後十篇不及前六言六蔽不似
聖人法語是孔門所記猶可疑也而况後之書
乎讀者誠能服膺乎精擇審取之訓以爲讀語
類之法而又以滋入耳出口之弊云者爲讀語
類之戒則庶乎可與其學矣景定癸亥秋八月
戊申朔後學導江黎靖德書

李公性傳敘饒錄謂先生有別錄多譚炎興大
事未敢傳而亡於火猶幸存一二頃嘗問諸其
家則所云存者亦不存矣甚可惜也因讀蔡公
所刻包公錄凡四卷其一卷旣與元題文說者

相出入而他三卷所言大抵多炎興間事疑卽
李公昔藏而今亡者但畧無互見於諸家之所
錄則與其子樞密所跋文說謂公所錄多且詳
與世所傳大槩無異故藏而不出云者不相似
樞密又謂公所錄已亡於建安之火不復存而
湯氏乃有藏本是皆不能使人亡疑焉者靖德
來盱江樞密甫下世恨不及質之也近歲吳公
堅在建安又刊別錄二冊蓋收池饒三錄所遺
而亦多已見他錄者併參校而附益之粗爲定
編靖德適行郡事因輒刻之郡齋與學者共之

咸淳庚午正月辛亥靖德再書

案此宋咸淳刊本也間有元修之葉每葉二十八行每行二十四字版心有字數每卷下有計若干板等字黎靖德永嘉人淳祐間為沙縣主簿攝縣事清謹善理繁劇博學能文辭嘗修清源縣志

西宋樓藏書志卷四十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儒家類二

麗澤論說集錄十卷 朱刊本

宋呂祖謙門人記錄其師之說呂喬年編

伯父太史說經唯讀詩記為成書後再刊定迄於公劉之首章尚書自秦誓上至洛誥口授為講義其他則皆講說所及而門人記錄之者也伯父無恙時固嘗以其多舛戒勿傳習而終不

能止伯父沒流散益廣無所是正然其大義與指蓋猶賴是以存而此編則先君子嘗所哀輯不可以不傳也故今仍据舊錄頗附益次比之不敢輒有刪改若夫聽者之淺深記者之工拙則覽者當自得之喬季謹記

案此南宋刊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版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每卷有譙國戴氏藏書記朱文長印經農白文方印當湖小重山館胡氏遂江珍藏朱文長印戴氏無攷胡氏名惠壩平湖人道光中藏書家也

重刊無垢先生橫浦心傳錄三卷橫浦日新一卷
明刊

宋張九成撰 甥于恕編

無垢張先生乃予之母兄諱九成字子韶頃爲春官宗伯以議忤時相一斥嶺下十四年寓橫浦僧舍平生無它好唯嗜書不厭雖堦庭間草花敷榮春穀喧晝蕩流耳目曾不一動盼側首晚年目昏立短簷下展卷就明向暮不已石間雙趺隱然南安守張公見而嘆息標記于柱今猶在也予與憲弟自幼承訓頗以警策用於羣

兒每一感念情不自制遂抱負琴劍徒三千餘里抵嶺下予既自喜得至舅亦喜予之來朝夕得侍座席講論經史難疑答問無頃息少置從容之暇則談及世故凡近人情合事理可爲學者徑庭者莫不條錄雖所說或與舊說相異皆一時意到之語不復自疑故名之曰心傳予後以思親歸季弟憲亦不憚勞遠奮然獨往其承教猶予前日也遂各以所得合爲一集初不敢以示人止欲訓家庭子姪耳予學生郎晁粗得數語纂爲所錄而士夫已翕然傳誦信知舅氏

一話一言爲世所重如此予老矣守其朴學固而不化往往不與時習投凡六舉於禮部而無成遂匿影林下時時提省此心不致爲窮達得喪所累以失其源流則亦無愧於吾舅平日之教矣故人刁仲毅來丞邑黃岩一日訪予於山間且道及昔時無垢講下從游之樂意甚欸適予亦於田夫野老間聽其歌謠知吾仲毅能推所學以佐百里之化皆醇和而篤寔簡約而寬厚使人愛而不敢慢使而不忍詐風猷霽然可嘉不謂其無所自者旣逢箇中人不復祕其藏

因出以示之卽歛衽肅容敬誦不能已乃卓然有言曰無垢先生所學皆醫天下士大夫良方豈可收爲無用之藏願公俾我我當板行於世與天下學士大夫共之使胸腹間苟有所病自可隨病用方一投卽去所濟豈不博哉予欣然抵掌曰此予志也因以授之遂書其略淳熙元年七月一日甥于恕序

侍郎張公先生德行冠朝列議論妙天下凡學術之見於訓註講解者無非發明六經之蘊而心傳先聖之道眞學者之軌範當世之標準此

已廣行於世人人皆得而有之至若師弟子疑難問答微言奧義率皆剖抉無餘以啟迪聾瞽之言世蓋未有聞見之者予幼年侍官海昌寅緣得廁師席之末提耳之誨語汝之言所以作成愚不肖而使不爲小人之歸者寔有自來惟予稱兄穎脫不羣議論耿耿獨出衆人之上先生每當暇日招入寢室語必移時許以傳道而未究其說自兄云亡每以其學不傳爲恨予負丞黃山而同舍于忠甫昆季隱居方岩寔先生之甥頃嘗擔簦負笈不遠千里皆至嶺下其朝

南齊書志 卷四十一
夕之所親炙者所得尤更的切籍記五六萬言
編以成書予職事出郊因訪其廬忠甫以所集
示予且序而目之曰心傳錄如精金美玉粲然
溢目予喜見之肅容敬讀如親侍訓誨拳拳服
膺不忍釋手所以開明昏瞶蕩滌茅塞者多矣
方知昔日先生告亡兄之言於是而盡得則理
與心會端若無間然者在予今日安敢泯其傳
耶雖然昔楊子雲作太玄世無知之者弟子侯
芭收而藏之且曰後世有楊子雲必好之卒如
其言流傳不泯今先生一話一言可以垂示永

久者願不待予而獲傳而忠甫兄弟家有記集
不以自寶樂與賢者共之予殊嘉其意焉因出
俸資且率同志相與協力命工鏤板置之縣庠
庶幾四方士子均受先生之賜而予與忠甫亦
無愧於先生也學生黃岩丞刁駿敬書集後

至書一卷 舊抄本

宋李沆

至書者言乎理之極至者也天下之理中而止
矣堯舜禹之相授孔子孟子之相傳上下數千
百年而其言若出於一者天之降衷民之受中

理無二本故言無二致也然而理有體有用靜而無所偏倚者體也動而無過不及者用也體則虛明而無一善之不備用則該貫而無一事之不周聖聖相承其所以互相發明者雖或有議論詳畧之不同稱述名義之不一若夫根源之發旨趣之歸所以講明乎此理者則固同一本也三代之前上之所以爲教下之所以爲學則從事乎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若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不過使其由夫日用之常而已夫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精微之

論不過數語當是時也風俗醇人心正本原不差故士亦積學而造於自得自孟子沒聖人之道不傳學者專記誦之工溺詞章之技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於是異端邪說得以乘間投隙言道德論心性舍實取虛棄有語無以其似是而易以惑人也是以天下靡然趨之其信之者固入於老佛矣其疑之者亦入於老佛也其與之者固入於老佛矣其攻之者亦入於老佛也其混泯焚焚以至於今天理民彝幾何而不至於淪喪也哉嗟夫人惟無得乎此也是以有慕於彼

竊念古先聖賢之書所以持挈綱領闡究精微者非不明著惟其散諸簡策讀者不能會而一之是以窒礙而難通辛苦而無得私竊懼焉因遠取堯舜禹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書近述周子程子張子朱子之論天下之言理者無以加矣因是求之則知夫精粹純一溥博淵深萬善所宗萬事所出而老佛之所謂虛寂者不待辨而明矣父子而親君臣而義夫婦而別長幼而序朋友而信藹然其和怡然其順而聖人之所謂典常者固可勉而至矣昔者嘗聞之父師

曰世道既降邪說交作人心不明苟不先示本原鮮不誘於異端而陷溺之者此書之輯皆極至之理其庶乎所謂本原者歟聖言深遠未易測識擇之未精錄之未備同志其損益之若夫力行之序則自下學始日用常行之間卽道體精微之所在學者不可不勉焉嘉定戊辰正月望日建安蔡沈序

秦府重刊序

嘉靖丁巳

孔子集語二卷

抄本

宋永嘉薛據纂

聖人之道至大矣其猶天乎三光二氣經其常
雷霆風雨霜露緯其變斯人由之而不自知知
之而莫能盡子曰予欲無言吾無行而不與二
三子者然則當時鑽仰之淵騫蓋亦僅得之耳
目所接耳及夫逍遙曳杖之歌作而金聲玉振
之響不嗣則其一話一言之記載尙左尙右之
彷彿轉相授受奚止百家漢承媮秦滅學之後
逮景武之世其去孔子未遠也去曾子未遠也
去子思孟子又未遠也董仲舒對策獨推明孔
氏合學者知所統一方是時有韓嬰者與董生

齊名學詩著詩內外傳數萬言多引孔子言行
以爲之證仲舒所引悉與論語合嬰所載頗與
荀子同又有曾子大戴禮孔叢子所取可謂備
而傳之矣及長讀左氏公羊穀梁荀卿列禦寇
韓嬰劉向等書其所記者益衆惑滋甚焉設以
爲孔子沒諸弟子追思料簡止以學而以下二
十篇爲確耶則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
當時蓋擇之精矣豈傳僞者哉遂取諸書所載
哀而聚之日累月積寢成篇帙而見於曾子大
戴記孔叢子家語四全書與夫載於左氏莊周

列禦寇荀卿者皆不與而錯見於漢儒諸書者錄之其草創也訂之丞相克齋游先生先生曰嘻夥哉子勉成之時禮部侍郎蘧徑東明二曹先生十餘年間列官秘府遂得借書以閱辛卯火秘書之藏逸矣古書有不得盡見者屬南宮下第乃詮次此書爲二十篇題曰集語以畢其志世有得而讀之者其猶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金櫝云淳祐丙午孟夏庚申朔永嘉薛據叔容父序

中書省看詳所進孔子集語狀大中大夫尙書

刑部侍郎兼給事中兼太子諭德徐經孫朝議大夫中書舍人兼國子司業常挺通議大夫尙書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侍講劉克莊等准尙書省送下朝奉大夫祕書監兼太子侍讀謝子強等狀申乞爲收藏迪功郎浙東提舉司稽山書院山長薛據所進孔子集語令本省看詳克莊切見近世伊洛門人各記其師弟子問答之語謂之語錄或者又纂輯諸家所記彙次爲朱氏張氏語畧不厭其詳且盡也論語一書乃孔門高弟記其師弟子問答之語

然孔氏之言滿天下薛據采摭夫子之語不載於家語與夫莊周列禦寇荀卿所未錄或散於諸子百家之書者集爲二十篇名曰集語其尊師嗜學之志賢於學伊洛者遠矣此書有益學者委可嘉尙如蒙激賞念其行誼之美著書之勤非泛泛比察克莊等惓惓公舉之意見之擢用可爲尊經立行者之勸仍將所進孔子集語付秘書省收藏克莊等不勝幸甚伏候指揮景定元年五月十三日尙書省劄薛據行誼之美著書之勤特與陞擢差遣其所進孔子集語付

秘書省

潛室陳先生木鐘集十一卷 明宏治刊本

宋陳埴撰

志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善待問者如撞鐘朋友講習不可以無問也問則不可以無復今之不善問者徒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取其節目之堅乃欲一斧而薪之不少徐徐以待其自解則匠石從旁而竊笑之矣至其待人之問者或小叩之而大鳴或大叩之而小鳴不待其再至而亟盡其餘聲或餘之未盡而恣其人之更端焉然

則是鐘也其必州鳩氏之所棄者乎余非待問者顧諸友方持班氏之斧以運成風之巧乃欲以空中之物隨酢焉其不哆然肆黯然啞者幾希矣或曰空故能聲虛故能應壞木之竅穴而萬籟出焉物固有然者矣余有感於斯言也取二物因命之曰木鐘焉子幸有以問余余方以問子永嘉潛室陳埴題

類編標註文公朱先生經濟文衡前集二十五卷後集二十五卷續集二十五卷

明刊本

宋滕瑛編

朱吾弼序

萬曆丙午

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四十三卷

宋刊本

宋真德秀撰

臣始讀大學一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歎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亦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

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
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槩以傳記目之
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者言治者亦不以望其
君獨唐韓愈李翱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
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
此書者惟愈及翱而亦不知其爲聖學之淵源
治道之根抵也况其他乎臣常妄謂大學一書
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
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爲章句或問以析其義
甯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

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爲治之序爲
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
是書者故剽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于是編而
先之以堯典皋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
者見前聖之規模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
子荀况董仲舒楊雄周啟顧之說者見後賢之
議論不能外乎此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
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
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
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繆

乎此者也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繇是出
 臣故斷然以為君天下之律合格例也雖然人
 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為用力之地蓋明
 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
 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謹
 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重妃匹嚴內治定
 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四者之道得則治
 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
 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然可觀昔者
 入侍邇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

乃得繙閱經傳彙而輯之賦畝微忠朝思暮繹
 所得惟此祕之經衍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
 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
 推行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臣德
 秀謹序

進大學衍義表曰 臣德秀言伏惟九月十五日
 尚書省劄子為 臣具奏乞披進所撰大學衍義
 奉聖旨令疾速披進者伏以汗竹雖厯何補聖
 經之奧食芹欲獻謏蒙天語之溫以十年纂輯
 之餘欣一旦遭逢之幸 臣德秀惶懼惶懼頓首

頓首惟大學設八條之教爲人君立萬世之程
首之以格物致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以
齊家治國見修己爲及物之原曾子之傳獨得
其宗程朱以來大明厥旨追師儒之繼出有章
司之昭垂臣少所服膺晚而知趣謂淵源遠矣
實東魯教人之微言而綱目粲然迺南面臨民
之要道曩叨侍從論思之列適當姦諛蒙蔽之
時念將開廣於聰明惟有發揮於經術使吾君
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其甕
雜進于堯朝豈魑魅能逃于禹鼎不量菲薄欲

效編摩遽罹三至之譏徒結九重之戀旣投閒
而致散因極意以研精畎畝不忘君每惓惓於
報上藩牆皆置筆幾矻矻以窮年首剏聖賢性
命道德之言旁采古今治亂安危之迹必提其
要皆聚此書凡諸老先生之講明粗加該括於
君子小人之情狀尤極形容載瞻海嶽之崇深
期效涓埃之禔補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乾旋坤
運日就月將於緝熙單厥心基命適隆於成后
念終始典于學遜志克邁于商宗方將切磋琢
磨而篤於自修定靜安慮而進于能得事欲明

於本末理期貫於粗精適粹成編冒厘清燕止其所止願益加止至善之功新以又新更推作新民之化臣干冒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所撰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并目錄共成二十三帙用黃羅夾褱封全謹隨表上進以聞臣德秀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尚書省劄子中奉大夫新除權戶部尚書真德秀劄子奏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本之一身者體也達之天下者用也堯舜三王之爲治六經孔孟之爲教不出乎此而大學一書由體而

用本末先後尤明且備故先儒謂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蓋其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體也其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用也人主之學必以此爲據依然後體用之全可以默識矣恭惟陛下有高宗之遜志時敏有成王之緝熙光明卽位以來無一日不親近儒生無一日不講廟道義自昔好學之君未有加焉者也臣昨值龍飛之初獲陪講讀之末嘗欲因大學之條目附之以經史纂集爲書以備清燕之覽匆匆去國志弗

之遂而臣區區愛君憂國之念雖在畎畝未嘗少忘居閒無事則取前所欲爲而未遂者朝夕編摩名之曰大學衍義首之以帝王爲治之序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治莫不自心身始也次之以帝王爲學之本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學亦莫不自心身始也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也次之以崇敬畏戒違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以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

之要也此所謂目也而月之中又有細目焉每條之中首之以聖賢之訓典次之以古今之事迹諸儒之釋經論史有所發明者錄之臣愚一得之見亦附焉雖其銓次無法論語無取然人君所當知之理所當爲之事粗見於此陛下親政之始而臣書適成爲卷四十有三爲帙二十有二輒因召對冒昧以聞伏望聖慈察臣一念蒙君之篤矜臣十年用功之勤特降睿旨許臣投進而陛下於機政之暇講讀之餘賜以覽觀其於體用之學不無秋毫之補取進止玖月

拾肆日三省同奉聖旨疾速投進

右劄送新除權戶部員外郎書端平元年

中書門下省時政記房申狀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兼侍讀真德秀照對德秀九月十三日蒙恩內引奏事乞將所撰大學衍義一書投進面奉玉音賜允繼準省劄備奉聖旨疾速投進遂於十月初二日具表於通進司進入次日後殿聚講恭被聖諭卿所進大學衍義一書有補治道朕朝夕觀覽德秀下殿拜謝而退又于今月十四日輪當進讀大學章句既畢忽蒙聖

訓卿所進衍義之書便合就今日進讀德秀私謂前所進本已納禁中必須令講筵所別寫然後可以進讀遂以未辦爲對聖訓云已在此矣卽見內侍捧元進第一第二帙在前德秀奏云臣所纂集之書出於愚陋之見豈足以上禱聖學兼臣初志正欲備燕閒之暇今乃誤蒙睿恩令其進讀臣不勝感懼之至再拜祇謝訖因將衍義序文進讀畢奏云臣之此序成於紹定二年所謂俟時而獻者蓋待陛下親政而後獻也若權臣尙在陛下未親大政臣雖欲進獻何由

徹乙夜之覽乃今何幸獲備進讀蒙天顏欣然
嘉納頌至申聞者

右謹具申中書門下省時政記房中書門下後
省樞密院掌聖語時政記房伏乞照會謹狀
案此南宋刊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明以
後刊本削去乙集上各字若非宋本僅存不知
即在讀書記之內矣

西山先生經進大學衍義四十三卷

明宏治刊細字本

宋真德秀撰

真德秀序

進大學衍義表

尚書省劄子

中書門下省時政記房申狀

邵寶序

弘治十五年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甲集三十七卷乙集十
六卷丁集八卷 宋刊本

宋真德秀撰

西山先生讀書記惟甲乙丁為成書甲丁二記
近年三山學官已刊 乙記上則大學衍義是
其下卷未及繕寫而未 于家學者

罕見之漢來建安請於先生之嗣子仁夫右司
傳鈔以來手自校定釐爲二十二卷將欲刊之
倉臺適福之郡文學吳應丑以書來曰願得
本併刻以備一家之言乃授之而助其
費之半漢疇昔從先生遊實聞述作之大指
每竊妄論記中惟乙記最爲世間奇偉未嘗
有之書先生旣以衍義上之帝所讀之經帷獨
輔治之法旣不及見諸行事而塵編蠹簡久蟄
屋壁乃今出而流布使夫有志於尊主庇民者
讀是書蚤正而素講一日當大任据于載而施

四事眞儒之效庶幾復見於天下是則先生
之學與天地相終始豈其平日至大至公
之心也哉綱目訖于五季而藁本僅至李文饒
今不敢輒補又元稹閒有附注別說者乃漢
一時所見先生未及有所去取今皆削之觀於
初藁者其無所疑云開慶改元十月初吉門人
番陽湯漢謹書

監雕迪功郎福州福清縣縣學主張桂提督奉
議郎通判福州軍州事兼西外宗正丞黃巖孫
提督奉議郎特添差福建安撫司參議官仍釐

務涂

案此宋開慶元年福州官刊本每葉十八行每行十六字雙行每行二十四字字體方勁有歐柳筆意

真文忠公政經一卷心經一卷

宋刊宋印本 孫馮翼舊藏

宋真德秀撰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心經一書行於世至徽禁中端平乙未夏五 公薨後兩月 從臣洪公舜俞咨變在經筵上出公心經曰真某此書朕乙夜覽而嘉之卿宜爲之序洪公退嘗與邁言

至相顧隕涕旣而洪公亦告瘁不知是書嘗序與否也今所謂政經者乃先生再守溫陵日所著邁時分教唯邸鄉友趙時棣宗華爲法曹朝夕相與親炙琴瑟書冊之側遂得此經寔在四方門人之先而四方門人亦未必盡見之宗華令大庾鉅梓縣齋以一帙見昇且俾序于帙端邁竊謂天下之書多矣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者亦多先生所著之書鑿鑿乎桑麻穀粟之不可闕者也惟心經所以爲開天理迪民彝之大本惟政經所以爲續天命救民窮之實用

心經可以接伊洛之正傳衍朱張之遺學政經則自體以達用舉而措之事業小則爲程純公晉城縣譜次則爲富文忠公青州郡譜大則爲韓忠獻公司馬文正公嘉祐元祐之相譜烏乎國民亦勞止有民社者當於心政二經佩服而力行之則民瘼庶其有瘳乎國脉庶其有永乎淳祐二年月正人日門人王邁序

右心經西山先生據聖賢格言自爲之贊者也先生之心學繇考亭而遡濂洛洙泗之源存養之功至矣故其行己也上帝臨女可以對越而

無媿其臨民也若保赤子痒痲疾痛真切於吾身其立朝也憂國如飢渴所言皆至誠惻怛之所形而非以銜直也其將勸講若齊戒以交神明而冀其感悟也迨退而築室粵山之下雖宴息之地常如君父之臨其前其著書皆本於中庸大學雖遊戲翰墨一出於正也然猶夜氣有箴勿齋有箴敬義齋有銘晚再守泉復輯成是書晨興必焚香危坐誦十數過蓋無一日不學亦無一事非學其內外交相養如此若愚老將至矣學不加進然尙竊有志焉手抄此經晝誦

而夜思之庶幾其萬一復鈐板于郡學與同志
勉云端平改元十月既望後學顏若愚敬書
案此南宋刊本每頁二十行每行十八字語及
宋帝或提行或空格版心有刻工姓名卷首有
孫氏鳳卿臣馮翼兩白文印蓋明孫鳳卿藏書
也

黃氏日抄分類九十七卷 舊抄本

宋慈溪黃震東發編輯

沈達序 至正三年

韶宋樓藏書志卷四十一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儒家類三

先聖大訓六卷 明刊本

宋明州楊簡輯並註

世稱先聖謂孔子簡祇惟先聖大訓自論語孝
經易春秋而外散落隱伏雖聞見于雜說之中
而不尊不特有訛有誣道心不同昏明斯異毫
釐有間雖面覲無覩明告莫諭是無惑乎聖言

則一而記者不同也又無惑乎承舛聽謬遂至
于大乖也夜光之珠久混沙礫日月之明出沒
雲氣不知固無責有知焉而不致其力非義也
是用參證羣記聚而爲一書刊誣闕疑發幽出
隱庶乎不至滋人心之惑非敢以是爲確也敬
俟哲人審訂胥正明州楊簡敬仲書

張翼軫序

萬曆乙卯

陳其柱序

又

聖門事業圖一卷

宋刊本

宋百鍊真隱李元綱撰

欲窺聖人之門牆所造之道有四焉曰明曰習
曰存曰覺是也明則知之必當習則行之必熟
若夫存覺則仁矣知而能行是猶適燕而北轅
其所趨雖有遲速之不同終亦必至而後已苟
終日談燕而駐足則亦安能至哉此版築之學
所以有行之惟艱之說也雖然始條理者知之
事也有知之士則必知之明擇之精苟未知而
力行是猶適燕而南轅縱復疾馳心幽弁而足
吳越未見其能至也此大學之道必以致知爲
先焉予留心道學幾三十載食息研究不忘粗

亦知所趨向矣於是列爲十圖共成一編以示
同志蓋欲咸知聖門事業之所在而不失其所
趨向也因目曰聖門事業儻知之有所未盡幸
無惜告教之乾道庚寅百鍊真隱李元綱國紀
序

孟子曰仁人心也則仁之爲言得其本心而已
心之本體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寂然不動
敬以直內與天地相似與鬼神爲一無一息不
存無一物不該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
不蔽以垢初無過與不及所取準則以爲中者

本心而已由是而出無有不合故謂之和學者
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反求吾心則知與天地
萬物本同一體何以驗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
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乍見之時其心怵惕
者由物之體傷於彼而吾之心感痛於此則仁
之體顯矣自此而親親自此而仁民自此而愛
物皆其本心隨物而見者然也惟其梏於蕞然
之形體常有私意小智撓乎其間所發遂至於
出入不齊而不中節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
受天地之中者失而不守吁可憐哉此子思所

以有謹獨之說也蓋謹獨者所以執中也亦聞
前修之論謹獨乎獨非交物之時有動於中其
違未遠也雖非視聽所及而其幾固已瞭然心
目之間矣其爲顯見孰甚焉雖欲自蔽吾誰欺
欺天平方其喜怒哀樂發而未遠意必固我微
見其端安危存亡之機繫焉要當覺之於始萌
復之於未遠措心積慮常務執中戒謹恐懼惟
恐失之逮其察乎人倫明乎庶物庸言之信庸
行之謹自然發而中節也感而遂通也義以方
外也莫非順性命之理也自此而不息焉則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循致矣嗚呼此道甚明
學者昧焉終日營營而不知有是道窮人欲而
滅天理無足怪也殊不知古之君子莫不於喜
怒哀樂未發之前以養中於喜怒哀樂始發之
際以執中然後發必中節動無不和六經之說
語孟之言皆所以明斯道也所學未嘗不在於
是所行亦未嘗不在於是亦未有捨是能至聖
賢者也予恐後學未知此道故作圖以示之集
說以明之有志之士幸無怠焉乾道癸巳仲秋
旦日錢塘李元綱識

北溪先生字義二卷附嚴陵講義一卷

明弘治刊本

宋陳伯璣門人清源王雋編

道德性命之蘊陰陽鬼神之秘固非初學所當驟窺苟不先析其名義發其旨趣使之有所嚮望則終日汨沒於文字白首不知其原者諸老先生雖慮學者居下而窺高然其所以極本而窮源發揮蘊奧以示人者亦未嘗有隱也然皆隨叩而應或得其一二而無以會其大全學者病焉臨漳北溪陳君涪從文公先生二十餘年得於親炙退加研泳合周程張朱之論而爲此

書凡二十有五門決擇精確貫串浹洽吾黨下學工夫已到得此書而玩味焉則上達由斯而進矣學者往往未見溫陵諸葛珥來莆一目是書恨見之晚歸謀之永嘉趙崇儒鏗板以惠同志俾莆田陳宓爲之序云

林同跋

新刊音點性理羣書句解二十三卷

宋麻沙刊本
吳兔牀舊藏

宋熊節編建安後學熊剛大集解

自識曰己上近思錄十四卷迺文公朱先生東萊呂先生涪熙乙未夏於寒泉精舍相與其讀

周張二程之書歎其廣大閱博懼初學不知所入因其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集爲是編以謂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得此玩心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續錄十四卷乃覺軒蔡先生髣髴文公纂集之遺書卽其格言依其門類編集別集十四卷亦覺軒蔡先生編集南軒東萊二先生格言學者得是一編上泝濂洛近酌考亭與夫南軒東萊之浩博閎辭奧語盡在是書

東宮備覽六卷

明抄本

吳枚菴舊藏

宋陳模撰

改官省劄勘會祕書監正字陳模經行俱優久在館閣近進東宮備覽有補儲德正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特與改合入官

告詞勅具官

模

朕盛四庫之藏以儲四方之彥

俾讀未見之書以殖有用之學匪徒以是正文字爲功也爾經明行修齒宿才壯久和鈇而寓直第仰屋以著書會粹成編以廣儲學奏篇來上朕甚嘉之昔溫嶠獻侍臣箴於晉太子當時號爲洪益今爾所作非特嶠比也更秩之寵庸

旌爾勤往服殊恩毋替厥業可特改承事郎依前守祕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寔錄院檢討官兼莊文府教授

經進東宮備覽表迪功郎守祕書省正字兼國

史院編修官寔錄院檢討官兼莊文府教授臣

陳模進臣某言安宗社定人心慶儲闈之蚤建

道問學尊德性往古訓之旁求竄惟海岳之高深不棄涓埃之微細輒殫一得期補萬分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如日照臨法天剛健改絃易轍將圖千歲之安主鬯承祧

庸正萬邦之本繇政事紀綱之復振見賢聖仁孝之益彰八柄詔王有左禹右皋之佐四海仰德無南蠻北狄之憂凡偃武修文寧謐之功皆問安侍膳從容之助天下旣陰受其賜邦家其永孚于休惟得人之爲難宜愛子之愈篤教尊官正已嚴擇傅以隆師見博智明亦必驗今而考古臣迂愚未學樸直孤忠濫陪渠觀之下陳莫報乾坤之大造愛君憂國不勝畎畝之情記事纂言未免燈窗之習凡歷代遺編之所載暨聖朝累葉之相傳舉其宏綱加以臆說少贊進

前宋樓廟書志卷四十一
修之益仰塵閑燕之觀左右前後皆正人因何
資于愚慮詩書禮樂崇四術願多識於前言臣
今所纂集名曰東宮備覽其六卷釐爲二策謹
奉表投進以聞冒瀆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昔人洞簫釋奠之有頌龍樓侍臣之有箴翼善
有記贊道有賦凡所以爲風貳君設也然大率
病於詞華勝而紀載略亦有上五百篇之書號
搖山玉彩以資青宮之觀覽者矣殆不過採摛
古今文章之富而亡補於國政之理亂是則著

書纂言豈不戛乎其難哉祕書國史陳公比職
兼宮講是編之進啟沃帝心宏益儲德其條列
爲二十且拳拳以擇嬪妃簡宮寮謹游習三者
爲當今之急務嗚呼大哉言乎眞通今博古之
學愛君憂國之忠發露而不能自閤者也其事
豈直漢晉唐諸臣之比哉是書寶之東宮藏之
祕府天下學士可聞而不可見益幸於公有先
世舊且辱公之知近出別藁以示予因再拜請
得授木以衍其傳斯文一出學者因知公之所
以爲潛龍進德居業之地者深矣我朝英宗之

居貳也吳公充亦以宮教進宗室六箴今攷其條目不過視聽好學進德崇儉數事而已當時書于御屏且以為監矧公所作賦吳公尤為加詳異時儲學之緝熙宗祏之長久公之勳德詎可量哉予因是略記 實于卷 夫會粹之精勤編次之本末亦既見於一札之褒嘉與公之自序云爾

吳氏手跋曰乾隆甲辰秋日借長塘鮑氏本句張生雲瞻錄十月五日告竣漫記歲月于卷尾枚菴

朱子讀書法四卷 舊抄本

宋張洪齊照同編

聖賢之書聖賢之言也聖賢之言聖賢之意也學者學為聖賢而已既為聖賢之學必將因其言以求其意得其言而未得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其言而得其意者也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吾夫子亦曰好古敏以求之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見晒於聖門也宜哉臯夔所讀何書世率以斯言藉口豈知帝王盛時化行俗美凡塗歌里詠之所接聲音采色樂舞之所

形洒埽應對冠昏喪祭之所施莫非修道之教
固不專在書也三代而下古人養德之具一切
盡廢所恃以植立人極者惟有書耳此書之不
可不讀也然讀聖賢之書者爲不少矣鮮能至
於聖賢者讀之無其法也漢唐說義理如說夢
其閒大儒言正心而不及誠意言誠意而不及
致知格物法之未立學者將安適從乎故以了
悟爲高者直謂格言大訓爲胸中之障礙書且
無取何取於法以記覽爲工者又不過誇多鬪
靡務以榮華其言希世取寵而已法於何有過

猶不及等之爲無得於道也不有先覺何以淑
其後紫陽夫子生於建炎庚戌上符洙泗之運
遠紹濂洛之傳吐辭爲經家藏人誦言滿天下
皆法言也然門人輔公所編讀書之法所以呼
迷途而飭雅味者尤爲深切著明甲寅便殿奏
疏拳拳以爲食芹之獻直謂此愚臣平生艱難
辛苦已試之效雖帝王之學無以易之豈苟云
乎哉洪嘗與親長德勝齊君增多而臚列之鄉
友王君復盡索紫陽諸書做爲後編輒又同爲
之編定於是首尾具備條貫秩然學者儻慨然

知俗學之可厭聖學可傳於文公之法信之篤行之果使精神之胥契如師友之相逢以此而讀書其亦異乎人之讀書矣聖賢之意如日杲杲豈待單傳密付而後有得於道哉咸淳乙丑洪分教四明齊君適游東浙益相與商確是正其書乃成嘗謂此書之行可使人人知道人人爲聖賢而受用之淺深則在夫人之信向之分數耳洪一日袖呈師帥大參西澗先生先生捧誦驚喜謂足爲後學指南不負先儒真切誨人之意助費召匠亟命鉅梓與學者共之吁聖人

復起不易文公之言文公可作所以誨人者不過如此此義之存上帝臨汝是又非學者爲聖賢之一助乎盍相與懋敬之哉雖然文公嘗謂學不是讀書不讀書又不知所以爲學之道此語殆有深意昔潘氏磨鏡帖云僕自喻爲昏鏡喻書爲磨鏡藥當用此藥揩磨塵使通明瑩徹而後已若積藥鏡上而不使揩磨之功反爲鏡累豈非道理合下皆具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焉反身而誠萬物皆備豈拘拘尋行數墨閒哉因取晦菴觀書有感二詩附于編首以發言

外之意云丙寅孟春後學番陽張淇拜手書於
鄞泮

讀書法者文公朱子之所常言而門人輔公漢
卿之所編集也嘉惠後學可謂至矣巴川度侍
郎正屬遂寧于和之校而刻之外舅雙澗張先
生家藏刊本原因得借觀天球琳琅不足喻斯
寶也但其閒疎畧未盡雜亂無倫者閒亦有之
則恐學者未能見之瞭然何以其守之確然
哉故竊疑此漢卿草定而未修改之本原僭於
暇日與鄉親友龍山張君伯大因其舊文及取

文公之言此而漢卿之未錄者相與搜集附益
更易次第先定綱領以載書之所當讀之故與
讀之所當務之說復於中撮其樞要釐爲六條
曰循序漸進曰熟讀精思曰虛心涵泳曰切己
體認曰著緊用力曰居敬持志而著其說於每
條之下於是綱領條目粲然明白爲上下兩卷
蓋將按爲定式確遵謹守尙企及文公之萬一
凡我同志皆當從事於斯也竊嘗論之天下之
事莫不有法法莫不有要得其要而遵守之則
爲其事者雖與人同所以爲其事者實與人異

他日所就必有卓然非儕流之所及者末藝且然而況讀書爲吾儒之大業乎秦漢以來知讀書者眾矣然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務外者爲誇多鬪靡其厭煩者爲獨觀大畧其平凡暗戇者不過尋行數墨爲蠹魚爲書肆其邪僻者聖讀而庸行其詭佞者則借聖言以文姦而已求其下帷潛心如仲舒者已寥寥聞見況望其如濂溪關洛諸老先生明聖道之蘊奧傳聖心之精微乎是者彼非不讀書也讀書而不得其法也惟我文公稟命世之才負離倫之識而

尤篤至於聖人之學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貫之以敬其窮理則以讀書爲本其讀書則以六者爲法平日之所自務與其所以教人每切切乎此雖致之聖君言之賢相亦必欲其急先乎此此所以卓然能承道統之傳啟道學之秘盡發聖經賢傳之蘊大開天下萬世之蒙也嗚呼盛矣豈非文公之讀書與人同而所以讀書與人異固若是耶六者之法有前賢之所已言者亦有前賢之所未及而出文公之獨見者誠能確遵謹守罔有踰越則窮

百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一
理盡心修身齊家以至得時行道而極於堯舜
其君民莫不自是基之其功用豈淺哉抑愚謂
從古聖賢非不言讀書也而每教人讀書以窮
理則至文公而愈切關洛大儒亦非不言讀書
之法也而及於循序致精與先看易曉者之云
則是先生而始見其愈切者正如孔子多說仁
字之意其始見者同於孟子性善養氣之功學
者尤不可以不知也龍山君孝謹清修自幼用
心於聖賢之所謂學十五年前相與編類此書
咸淳乙丑原適留會稽而君職教四明郵傳如

織因得益加是正而更定之於是無復遺恨張
君且欲刊之鄞泮以惠多士是豈徒此書之幸
學者遵是法而力行之斯道其幸乎其年秋仲
番陽齊原克甫謹序於越之蓬萊閣

家山圖書一卷

舊抄本

撰人無攷

治世龜鑑一卷

舊抄本

元蘇天爵撰

治世龜鑑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
政事趙郡蘇公所編也大綱凡六曰治體曰用

人曰守令曰愛民曰爲政曰止盜綱各有其目
誠前知之龜不遠之鑑有志於治者宜無一之
可遺吾姑於六綱之目各舉其一以例其餘治
體之目九司馬公論牛僧孺而謂之誣今之論
治體者必不至如牛僧孺之誣用人之目十有
四歐陽公之論馮道謂其無廉恥司馬公以道
爲姦臣之尤今之用人者必不至用如是之人
守令之目有六曰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
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此張九齡歸重於守令
者爲守爲令不可不此之思愛民之目六有謂

弛茶鹽之禁非所當先此范文正公之言也掌
大計者其可不思其所當先爲政之目十有一
而漢建武之詔所謂省減吏員者豈非當今爲
政之要歟而其止盜之目八舉夫子之言曰苟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又豈非人之至簡而易
行者歟予於龜鑑綱目非有所去取焉蓋各舉
其一而其餘無非可謂龜鑑者也蘇公著述之
行于世者有名臣事畧有文類於伊洛淵源錄
有序皆嘗得而讀之其明體達用之學實得之
魯齋先生許文正公云至正十二年壬辰之歲

良月吉日三山林興祖謹書

昔者先王盛時紀綱法度悉備子孫得有據依以爲治號曰成憲舊章而君臣上下相與監觀三代以前保天命繫民心者憂勤惕厲不敢少忘以爲家法其制於未亂者如是故雖或孽芽其閒而圖難於易爲大於細可以無患夫豈有一旦土崩之禍哉秦人學不師古取凡三代聖人所以維持天下之具與其深微之意悉蕩滅掃除之蓋不特燔經書殺學士爲足以亡其家國也自是以還創業者無所因襲守成者無所

持循而廟堂之籌策侍從之論思遂爲治亂安危之本其不可忽也明矣然歷代簡策所存忠言嘉謨曷可勝紀當其時或見用或用之而未究或遂不用得失具可攷知而自今觀之則其所善皆可以勸而所戒者無不可懲也若夫上下古今博觀約取以貽當世而示來哲庶幾聖賢經世之志一二有見則誠哉君子之用心已乎江浙行省參政趙郡蘇公嘗采經史百氏書切於治道政要者輯爲一編曰治世龜鑑至簡而不遺甚深而非激疏通練達而正大之規著

親切確實而公平之體存信爲謀王斷國者之
元龜寶鑑也民有言所貴於中國者以有上世
帝王以來千數百年之議論也漠然無所鏡攷
而徒肆其胸臆亦公之所爲深憂者乎公爲御
史知無不言持憲節以洗冤澤物爲已任參議
政府屹然不阿兩典大藩皆勤於庶事尤拳拳
焉以護惜國元氣爲心嘗奉詔宣撫京畿實冠
諸道旁求民瘼秋毫無隱而酌理道之中正存
大體於幾微不迎合於前無顧慮於後雖用事
者若不見察而退居之日凡可以尊主庇民者

未嘗少輟其討論之工也蓋公學本先王而志
存天下其見於行事者如此則是書之作豈欲
託之空言者哉至正壬辰正月初吉諸生新安
趙汭謹書

傳道四子書八卷 元刊本

元吳郡後學徐達左編次 凡顏子二卷曾

子二卷子思子二卷孟子二卷

道之大原出於天故道在天下未嘗亡也但有
明有晦有行而不行耳有聖賢則明無聖賢則
晦然得其時位則行失其時位則不行也自周

室東遷而上唐堯虞舜夏禹商湯文王武王周公當天墜之泰俱身得其位於是美人倫而成教化參天地而贊化育俾萬物各得其所此道之所由明而行也周室東遷而下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子孟子繼作當天地之否皆不得其位於是師友相與講論仁義道德之學修己治人之事以淑諸人以垂諸後此道固明而不行也然則十二聖賢雖時有泰否位有得失道之大統寔相傳也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載諸六經如日月之昭明河岳之流峙古今學者共

尊仰之也若夫顏子聖門之高弟惜乎不壽又不授徒故無書之可傳曾子雖有書十篇蓋後人蹈襲不得其守約一貫之旨子思有中庸孟子有七篇雖聖賢之道不外乎是尙有言行見于傳記亦足觀也夫顏曾格言善行棧見于經傳固宜會集以成全書宋儒劉子澄嘗編曾子而世變湮沒國初李純仁亦編顏子而未舉其要二人用心良可惜哉愚每披閱子傳蓋見莊列荒唐之言管商功利之說與夫百家之術皆有全書傳世而顏曾大賢獨何不然故達尤爲

之長太息也竊嘗論之道在天下固不因書之傳否爲續斷也然天下之道必因聖賢而後明聖賢之道亦必因書載而後傳六經四書無他載道也故道與天地同始經書與天地同終者焉愚不自揆每檢討羣書得顏曾思孟之嘉言善行日抄月積凡數年會粹成編各立內外篇目內篇載經書附以周程張朱大儒之格言外篇載傳記附以諸子百氏之論述題曰聖門傳道四子固於亞聖大賢傳道之統其敢繆談不因光儒旨意以次序之也不敢示諸博學君子

庶幾好古之士便於檢討云耳吳郡後學徐達左序

徐達左顏子序

徐達左曾子序

徐達左子思子序

徐達左孟子序

理學類編八卷 日本刊本

元臨江後學張九韶美和編輯

胡當序

張拱跋 洪武甲子

汪賓後序

百宋樓藏書志卷四十一

百宋樓藏書志卷四十二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兵家類

六韜六卷

宋刊宋印本

宋禮部官書

周呂望撰

案此北宋官刊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版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北宋帝諱嫌名皆缺避字畫方勁有歐顏筆意卷首有禮部官書四字九疊篆朱文大長印蓋北宋官刻本也

孫子三卷 宋刊宋印本

周孫武撰

案行款同六韜

孫子集註十卷 明刊本

宋吉天保輯

案此註集魏武梁孟氏唐李筌杜佑杜牧陳皞
賈林宋梅堯臣王皙何延錫張預十一家之說
卽宋志所稱孫子十家註也阮氏所見從道藏
錄出此則明人專刊本也
序 失名萬曆己丑

吳子三卷 宋刊宋印本

周吳起撰

案行款與六韜同

司馬法三卷 宋刊宋印本

撰人無攷

案行款與吳子同

尉繚子五卷 宋刊宋印本

周尉繚撰

案行款與吳子同

黃石公三略三卷 宋刊宋印本

漢黃石公傳

案行欵與吳子同

素書一卷

明翠岩館刊本

漢黃石公傳宋張商英注

黃石公素書六篇按前漢列傳黃石公圯橋所授子房素書世人多以三略爲是蓋傳之者誤也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獲此書凡一千三百三十六言上有秘戒不許傳於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傳亦受其殃嗚乎其慎重如此黃石公得子房

而傳之子房不得其傳而葬之後五伯餘年而盜獲之自是素書始傳於人間然其傳者特黃石公之言耳而公之意其可以言盡哉余竊嘗評之天人之道未嘗不相爲用古之聖賢皆盡心焉堯欽若昊天舜齊七政禹敘九疇傳說陳天道文王重八卦周公設天地四時之官又立三公以燮理陰陽孔子欲無言老聃建之以常無有陰符經曰宇宙在乎萬化生乎身道至於此則鬼神變化皆不逃吾之術而况於刑名度數之間者歟黃石公秦之隱君子也其書簡其

百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一
意深雖堯舜禹文傅說周公孔老亦無以出此
矣然則黃石公知秦之將亡漢之將興故以此
書授子房而子房者豈能盡知其書哉凡子房
之所以爲子房者僅能用其一二耳書曰陰計
外泄者敗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王韓信矣書曰
小怨不赦大怨必生子房用之嘗勸高帝侯雍
齒矣書曰決策於不仁者險子房用之嘗勸高
帝罷封六國矣書曰設變致權所以解結子房
用之嘗致四皓而立惠帝矣書曰吉莫吉於知
足子房用之嘗擇留自封矣書曰絕嗜禁欲所

以除累子房用之嘗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矣
嗟乎遺粕棄滓猶之以亡秦項而帝沛公况純
而用之深而造之者乎自漢以來章句文詞之
學熾而知道之士極少如諸葛亮王猛房喬裴
度等輩雖號爲一時賢相至於先王大道曾未
足以知彷彿此書所以不傳於不道不神不聖
不賢之人也離有離無之謂道非有非無之謂
神有而無之之謂聖無而有之之謂賢非此四
者雖口誦此書亦不能身行之矣宋張商英天
覺序

無名氏序 萬曆戊子

素書一卷 明崇德書院刊本

漢黃石公撰

季衛公問對三卷 宋刊宋印本

唐李靖撰

案行欵與孫子吳子同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十卷 舊抄本

唐都虞候李筌撰

自序

秘閣楷書臣羅士良膽 御書祇候臣張永和

監 入內黃門臣朱永中監 入內內侍高內

品臣譚元吉監 入內侍高班內品臣趙承信

監

武經總要前集二十卷後集二十一卷 明正統刊本

宋曾公亮等編

仁宗皇帝御製序曰朕聞天道尚武示震曜以
宣其威國事在戎設營衛以整其旅輔于文德
著之善志自繩契斯革篇牘攸紀古先哲王維
御函夏製軍詰禁去暴誅慢睽乖取奐則弧矢
利夫天下師嚴以律則地 制夫 中周公夏

百子樓藏書志 卷四十二 五
商建 最備大司馬總九伐之法以正邦國簡
車籍馬悉出井田之賦治兵振旅先辨旗物之
用逮夫戰國羣雄競起任權詐而無形勢包陰
陽而用技巧孫武吳起之說尉繚穰苴之儔數
且百家類分四種刪取要用晉侯所以敘兵法
也招撫遺逸揚僕所以修軍政也洪惟三聖開
統繼紹奮神武以平多壘揚天聲以薄四海豐
功美利非可殫紀昨藩臣阻命王師出戍 惟
帥領之重恐鮮古今之學命天章閣待制曾公
亮等同加編定慮汎覽之難 欲宏綱畢舉俾

善將出抗疆敵每畫籌策悉見規摹公亮等
編削之效寢踰再閏沉深之學莫匪素蘊凡軍
旅之政討伐之事經藉所載史冊所記祖尚仁
誼次以鈐略至若本朝勘亂邊防禦侮記謀方
略咸用概舉且用兵貴乎有紀尚節制也決勝
至于無形尚權變也六師訓練四方風土爰從
刪正可備 又若營陣法制器械名數攻取之
具守拒之用並形圖繪悉以訓釋考星厯辨雲
氣刑德孤虛推步占驗行之軍中缺一不可命
司天監楊惟德等參考 說附之于篇共勒成

百子傳通書志 卷四十二 六
四十卷內制度一十五卷邊防五卷故事十五
卷占候五卷目曰武經總要前王用兵蓋不得
己以殺止殺殺之可也以戰去戰戰之可也且
出提金鼓付之 事取鑒成敗可以立功貴伐
謀而無幸勝善統眾而無專勇庶幾識爲將之
躰也尙書工部侍郎叅知政事丁度總領書局
適成編綴形于奏請願賜敘引因言用兵之道
有愧博古之能聊以冠篇傳之可久

何博士備論一卷

述古堂鈔本

宋何去非撰

元祐四年正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
侍讀蘇軾狀奏右臣伏見左侍禁何去非本以
進士六舉到省元豐五年以特奏名御廷唱名
先帝見其對策詞理優贍長於論兵因問去非
願與不願武臣官去非不敢違聖意遂除名班
殿直武學教授後遷博士今已八年嘗見其所
著述材力有餘識度高遠其論歷代所以廢興
成敗皆出人意表有補于世去非雖喜論兵然
本儒者不樂爲武吏又其他文章無施不宜欲
望聖慈特與換一文資仍令充太學博士以率

白宋林苑書志 卷四十二 七
勵學者稍振文律庶幾近古若後不如所舉臣
等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奉聖旨特授
承事郎依舊武學博士

元祐五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
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揣虛薄叨塵侍從常
求勝已以爲報國恭惟先皇帝道配周公言成
典謨雲漢之光藻飾萬物而臣子莫副其意蓋
嘗當食不御有才難之歎伏見承事郎徐州州
學教授何去非文章議論實有過人筆勢雄健
得秦漢間風力元豐五年以累舉免解答策廷

中極論用兵利害先帝覽而異之特授右班殿
直使教授武學不久遂爲博士臣揆聖意必將
長育成就以待其用豈特以一博士期去非而
已哉而去非立志強毅不苟合于當時公卿故
莫爲一言推轂成就之者臣任翰林學士日嘗
具以此奏聞乞換文資置之太學雖蒙恩換承
奉郎而今者乃出爲徐州教授比于博士乃似
左遷非獨臣人微言輕不足取信亦恐朝廷不
見其文章議論無以較量其人謹繕寫去非所
著備論二十八篇附遞進上乞降付三省執政

考覽如臣言不謬乞降一官職非獨以取羅逸才風曉士類亦以彰先帝知人之明一經題目決無虛士書之史策足爲光華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黃氏手跋曰丁丑仲秋湖賈以閩中所刻書數種求售此何博士備論其一也書爲浦城祝氏留香室開雕首載 四庫提要末有祖之望跋謂鈔自翰林院所藏 四庫副本取對此大段相同字句間有異耳餘書亦皆閩中人著述開雕於嘉慶辛未以道遠不通交易賈人偶得託

爲奇貨未之收也後書賈願以他書相易率歸之聊記于此復翁

又曰何博士備論四卷載直齋書錄解題別集類此本偶得諸郡故家通二十六篇不分卷未知全否因其爲穴研齋繕寫珍之先是收得穴研齋繕寫諸書初不知爲誰何并所鈔時代先後惟陸游南唐書爲虞山錢遵王藏書則在遵王先矣他爲宋人說部各種總得於松江故宦家有賈人知其由來謂出於康熙朝明相國家是亦古物此冊又在郡中故家三次搜羅共十

餘冊惜紙張大小未能一律裝潢各仍其舊可耳乙亥夏仲復翁

錢氏手跋曰博士雅好談兵致授右職可謂才人之不幸矣文忠兩表推薦不遺餘力其爲國不敵賢之美千載之下猶足令人慨慕讀其論固非漫然無識好爲大言欺世者流無怪乎文忠之傾倒若是也備論載陳伯玉書錄解題作四卷更有集二十卷惜今已不傳矣此本爲芙川張君所藏不分卷第是明時抄錄合异耳就余所見如奉天錄及足本霏雪錄皆不分卷明

人每坐此病不獨抄本爲然刻本亦間有之使人不得見原書面目爲恨倘得古本頓還舊觀豈非一大快事乎道光十有四年甲午六月二十三日錢天樹識

無名氏手跋曰何博士備論余昔曾得遵王本鈔寫一本今歸席子巽茂才處又見一舊鈔多鄧禹論一篇者曾將留香室新刻彙校一過此本復翁跋云大段相同惟句字間有少异信然新刻所异者多在夷虜戎狄等字及晉論下中夫先王之制夷狄也一段文字五十餘字不同

此皆出自館臣刪潤于 四庫體例宜然攷六朝諸史索虜烏夷南北互相指斥雖語涉偏謬然國自爲史亦當日史臣之例其文至今未能易也此書雖有新刻其舊抄自足可珍第穴研齋究未詳誰氏耳道光辛丑冬嘉平朔八十拙叟呵凍書

管子二十四卷

陸敕先校宋本

唐司空房玄齡注

張嶠跋

陸氏手跋曰毛斧季以善價購得錫山華氏家

藏宋刻管子錢遵王貽余此本竭十日之力校勘一過頗多是正時賦役倥偬愁悶填膺當研朱點筆時大似承秋誨奕一心以爲鴻鵠之將至撫已爲之一笑也康熙五年四月二十有六日常熟陸貽典識

又曰古今書籍宋板不必盡是時板不必盡非然較是非以爲常宋刻之非者居二三時刻之是者無六七則寧從其舊也余校此書一遵宋本再勘一過復多改正後之覽者其毋以刻舟目之康熙五年歲次丙午五月七日勅先典再

識

管子二十四卷 元刊細字本

撰人無攷

管子二十四卷 明成化刊本

唐司空房玄齡注明蘆泉劉績補注

鄧析子一卷 明刊本

周鄧析撰

劉歆奏

楊慎序

韓子二十卷 元刊細字本

周韓非撰

韓非子二十卷 明趙用賢刊本

周韓非撰

商子五卷 明天一閣刊本

秦商鞅撰

商子五卷 嚴可均手抄本

秦商鞅撰

疑獄集三卷 舊抄本 吳太初舊藏

五代 贈中書令右僕射平章事魯國公和凝集

自序

百子樓藏書志 卷四十二
獄者天下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
續王制曰凡聽五刑之訟意論輕重之序慎測
淺深之量以別之聽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
疑獄與眾共之古之君子其詳慎用刑而不敢
忽也如此大抵鞫獄之吏不患其處事之不當
每患其用心之不公不患其用心之不公每患
其立見之不明苟其仁足以守明足以燭剛足
以斷獄無餘憾矣平章事和凝于五代亂離之
際乃能以疑獄存心集爲之編其子和嶸又能
成父之志終其書以詔後世固未易得治獄者

苟能家得是書則疑難明之獄盡在目中矣友
人焦君祥鋟木以廣其傳屬僕爲之引僕嘉其
用心因書其說以寄時至元十六年孟春吉日
愚齋杜震序

吳氏手跋曰此冊乃余友鮑以文得于石倉吳
氏前頁有朱檢討手書竹垞抄本康熙戊子閏
月奉寄池北書庫蓋錄以寄漁洋山人也按歸
田錄載魯公與馮相道在中書省問靴直詬責
小吏良久及馮相語明哄堂大笑其素性褊急
可知而用刑一節能採古人精察得情者爲疑

百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二
獄集以當韋弦之佩亦可謂好學深思者矣子
顯仁中允繼父志彙成百條勒四軸今存六十
六條分上中下三卷蓋佚去四分之一云辛巳
小春月太初吳長元書于留耕草堂

棠陰比事一卷

影寫宋刊本

宋程萬榮撰

開禧丁卯春僕以饒之餘干尉趨郡書滿糾曹
孫公起予武林人也留欸竟日話次因及臬事
謂凡典獄之官實生民司命天心向背國祚修
短係焉比他職掌尤當謹重近者番易尉胥爲

人所殺昏暮莫知主名承捕之吏續執俞達以
告證左皆具亦既承伏矣且謀連三彎結欸無
一異詞某獨不能無疑躬造臺府請緩其事重
立賞榜廣布耳目俾緝正囚未幾果得龔立者
以正典刑不然橫致四無辜於死地銜冤千古
咎將誰執萬榮聞之瞿然歛衽因歎吾夫子三
絕韋編特著其議獄緩死之象於中孚而告之
君子亦盡心於一成不可變者公其有焉既而
東歸忝選待次建康狂曹屢省斯事若有隱憂
遂於暇日取和魯公父子之疑獄集忝以開封

鄭公折獄龜鑑比事屬辭聯成七十二韻號曰棠陰比事凡與我同志者類能上體累代欽恤之意下究諸公編削之心研精極慮不謂空言則棠陰著明教棘林無夜哭曷勝多禮之幸是用弗嫌於近名儼侵諸木以廣其傳歲在重光協洽閏月望日四明桂萬榮序

獄重事也獄而有疑則尤事之重君子所宜盡心焉今之居是官者其果能盡是心乎吾表兄桂夢協讀書不讀律而每有哀憐無辜之心尉滿叅選待任司寇叅軍而歸人問之則曰此吾

志也待次五年則曰此吾所欲也因取古人之書有資於折獄者觀之其於和魯公之疑獄集鄭公克之折獄龜鑑則又攷之精翫之熟事之類者不期而合韻之協者不期而比屬辭七十有二信乎臨事之不苟而遇事期於無悔也處嘗伏而讀之以爲近世士夫鈞元提要以資博識疆記者不知幾書類多無補此書一傳天下其無冤民乎則又從而思之竊謂鞭絲以出鉄擊皮以驗鹽發豕知盜模金辨誣如此等事不見於古之盛時而見於後世豈古之風俗尙淳

不俟乎測囚之法而後世如鬼如蜮不如是則不得其情邪觀夫子議獄緩死之言獨於中孚之象發之蓋惟天下之至誠可以動人悟物雖開金石感鬼神可也苟推吾是心聽之以五聲簡之以五辭不撓不屈志氣清明天威具嚴洋洋在上謂人情不可得吾不信也吾表兄其勉之矣慮幹辦浙東安撫司事表兄携此書見示未幾赴官金陵道出越上慮歸此書因題於後以代送行序云嘉定辛未良月之望張處識
端平改元七月乙卯萬榮以尙右郎蒙恩陞對

首奏守一心之正以謹治原懲群吏之貪以固邦本天威咫尺游賜哀嘉旣而玉音巽發謂朕嘗見卿鄉來所編棠陰此事知卿聽訟決能審克萬榮卽恭奏臣昨調建康司理右掾待次日久因編此以資聞見豈料天侈其逢誤關乙覽容臣下殿躬謝暨出禁門便有力求此本者錢梓星江遠莫之致是用重刊流布庶可上廣聖主好生之德下裨涖官哀矜之意十月旣望朝散大夫新除直寶章閣知常德府桂萬榮謹識
農家類

齊民要術十卷

勞季言校宋本

後魏高陽太守賈思勰撰

自序

紹興甲子夏四月十八日龍舒張使君專使貽書曰比因暇日以齊民要術刊板成書將廣其傳求僕爲序以冠其首謹按齊民要術舊多行於東州僕在兩學時東州士夫有以要術中種植蓄養之法爲一時美談僕喜聞之欲求善本寓目而不得今使君得之於薊林居士向伯恭伯恭自少留意問學故一時名士大夫多與之

遊而喜傳 書蓋此書乃天聖中崇文院板本非朝廷要人不可得使君得之刊于州治欲使天下之人皆知務農重穀之道使君之用心可知矣僕嘗觀周公戒成王以無逸之書有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旣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夫惟不知稼穡之艱難其禍至於侮厥父母而不知惧其害教豈小小者哉嘗謂古今親民之官莫如守令故守令皆以勸農爲職漢循吏如召信臣龔遂輩類皆躬勸耕農出入阡陌至於使民賣刀買犢賣劍買牛今

使君以書載耕耘之要足以為齊民法其為賢
 當不在西漢循吏之下况舒之為州沃壤千里
 富饒魚稻爰自吳魏以來為耕成實邊之地又
 得賢使君勸相乎其間其為舒緩不疑矣僕流
 洛州縣間晚得小壘而為之有民人社稷得
 使君所遺墨本日以縱觀庶幾有補於斯民且
 無負於勸農之官不亦幸乎使君名麟彥聲其
 字濟南佳士也嘗為越之上虞令縣多力穡之
 農而令實為之勸故租賦之入不勞而辦又嘗
 為九江郡丞而化行乎江漢之間自九江擢守

龍舒聞譽益美功利益博茲以其餘力刊書累
 編貽訓于後他日得君行道豈易量哉四月十
 八日左朝散郎權發遣無為軍主管學事兼管
 內勸農營田事鎮江葛祐之序

王廷相序 嘉靖甲申

齊民要術十卷 張紹仁校宋本

後魏高魏太守賈思勰撰

自序

葛祐之序 紹興甲子

王廷相序 嘉靖甲申

張氏手跋曰近見嘉靖時刻齊民要術卽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所云之湖湘間刻本也脫落舛譌空格墨釘悉與此同始知胡孝轅本卽從此出惟改其行款耳湖湘本每葉二十行每行十七字數年前我友黃蕘翁購得一校本首葉簡端記有宋本行款中間正譌補脫甚多至第七卷之半作秦州春酒麴法一段止已後未校不知出於誰氏之手或所據殘闕之本歟或有故而中輟歟惜未詳記其原委也茲從黃君借歸手臨於此本憶農桑輯要中多引要術因取以參對校本所補

脫落一一具在蓋信此校本字可珍也覆勘畢後爰記其緣起云道光新元三月十九日書於仁壽里之讀異齊諷菴張紹仁

農書三卷

吳攸菴手抄本

宋陳旉撰

古者四民農處其一洪範入政食貨居其二食謂嘉穀可食貨謂布帛可衣蓋以生民之本衣食爲先而王化之源飽煖爲務也上自神農之世斷木爲耜揉木爲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民始知有農之事堯命羲和以欽授民時東作

西成使民知畊之勿失其時舜命后稷黎民阻
飢播時百穀使民知種之各得其宜及禹平洪
水制土田定貢賦使民知田有高下之不同土
有肥磽之不一而又有宜桑宜麻之地使民知
蠶績亦各因其利殷周之盛書詩所稱井田之
制詳矣周衰魯宣稅畝春秋譏之洎李愷盡地
力商君開阡陌而井田之法失至於秦而始蕩
然矣漢唐之盛損益三代之制而孝弟力田之
業猶有先王之遺意焉此載之史冊可攷而知
也宋興承五代之弊循唐漢之舊追虞周之盛

列聖相繼惟在務農桑足衣食此禮義之所以
起孝弟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
固也然士大夫每以耕桑之事爲細民之業孔
門所不學多忽焉而不復知或知焉而不復論
或論焉而不復究專躬耕西山心知其故撰爲
農書三卷區分篇目條陳件列而論次之是書
也非苟知之蓋嘗允蹈之確乎能其事乃敢著
其說以示人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
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以聞見
雖多曾何足用文中子曰蓋有慕名掠美攘善

矜能盜譽而作者其取譏後世曷有已乎若葛抱朴之論神仙陶隱居之疏本草其謬悠之說深以孔子不知而作爲可戒文中子慕名而作爲可恥與夫葛抱朴陶隱居之述作皆在所不取也此蓋敘述先聖王搏節愛物之志固非騰口空言誇張盜名如齊民要術四時纂要迂踈不適用之比也實有補於來世云爾自念人微言輕雖能爲可信可用而不能使人必信必用也惟藉仁人君子能取信於人者以利天下之心爲心庶能推而廣之以行於此時而利後世

少裨我聖君賢相財成之道輔相之宜以左右斯民則勇飲天和食地德亦少効物職之宜不虛爲太平之幸民爾西山隱居全真子陳勇題此書成於紹興十九年真州雖曾刊行而當時傳者失真首尾顛錯意義不貫者甚多又爲或人不曉旨趣妄自刪改徒事絺章繪句而理致乖越是書也將以曉農事之大使人人心喻志解今乃反惑其說使老于農圃而視効於斯文者方且嗤鄙不暇其肯轉相讀說勸勉而依倣之耶僕誠憂之故將家藏副本繕寫成帙以待

當世之君子採取以獻於上然後鍤板流布必使天下之民咸究其則區區之志願畢矣後五年甲戌元日如是菴全真子題陳莒

高沙素號沃壤中更兵火土曠人稀東作西成既不盡力而蚕桑之務亦不加意雖廣種薄收然每遇豐歲長淮所賴以儲蓄者猶糴於此以取足焉如使種藝有其方耕獲得其便地理既已無遺而又知所謂育蚕之事則衣食充足公私兼裕寧有盡藏耶余曩得農書一卷凡耕桑種植之法纖悉無遺揭來守此視事之初意錄

諸木以爲邦人勸爾父兄子弟其相與勉之是郡守拳拳之意也甲戌冬至日新安汪綱書

西山陳居士於六經諸子百家之書釋老氏黃帝神農氏之學貫串出入徃徃成誦如見其人如指諸掌下至術數小道亦精其能其尤精者易也平生讀書不求仕進所至卽種藥治圃以自給紹興己巳自西山來訪予於儀真時年七十有四出所著農書三卷曰此吾閒中事業不足拈出然使沮溺耦耕之徒見之必有忻然相契處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先聖之言

吾志也樊遲之學吾事也是或一道也僕喜其
言取其書讀之三復曰如居士者可謂士矣因
以儀真勸農文附其後俾屬邑刻而傳之丹陽
洪興祖序

蠶書一卷

吳枚菴手抄本

宋秦觀撰

穀粟繭絲之利一也高沙之俗耕而不蠶雖當
有年穀賤而帛貴民甚病之訪諸父老云土薄
水淺不可以藝桑予竊以爲然一日郡太守汪
公取秦淮海蠶書示予曰子謂高沙不可以蠶

此書何爲而作乎豈昔可爲而今不可爲耶豈
秦氏之婦獨能之而他人不能耶乃命鋟木俾
與農書並傳焉且公以天子命出守邊障方將
修城郭備器械訓兵積穀以從事于功名其志
可謂大矣豈區區繭絲之足言哉而是書之傳
所以拳拳爲爾民計者乃復切至如此然則爲
高沙之民者盍亦仰體公之善意而無愧於淮
海之書云嘉定甲戌騰月下旬三日寓郡齋雙
溪孫鏞謹書

吳氏手跋曰陳山人農書三卷秦淮海蠶書一

卷乙酉禁烟日得于郡廟書肆後于友人處假
 得汲古閣舊鈔勘正差誤并補錄全真子自序
 一篇略成善本其毛鈔本又有於潛樓璣進
 畊織圖詩四十五首附蠶書之後日當另錄
 一冊茲不鈔附云七月九日枚菴吳鳳記
 丁酉六月六日又校正數字枚菴漫士又記
 是歲八月三日付館童裝不善殊悶悶也漫
 士

農書三十六卷

明嘉靖刊本

元東魯王楨撰

閩閔序

嘉靖庚寅

